

● 胡木蘭遺著 · 胡泰校注

我是隨侍父親漢民公赴俄的，同行者，記有朱和中、李文範先生等長輩，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十月二日從廣州動身，乘俄輪列寧號前往。

由於我當時年事尚輕，對黨國大事知之不詳，瞭解追憶，深以缺略頗多為憾。惟在留俄期間，曾就學於莫斯科孫逸仙大學，特就在校學生生活往事，聊舉一時憶及零拾而已。

研習孫文主義思想

我隨父親到俄國的時候，莫斯科紀念孫逸仙大學，已籌備完成。校長拉德罕，特請父親到校參觀及指導，當時父親除前往參觀並對俄國創校紀念孫中山先生之厚意，表示感謝外，特為講述有關三民主義的精義與合理解決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三大問題的方策暨建國大綱的實踐。同時標舉孫先生畢生致力革命，公爾忘私，天下為公，促進世界大同的精神，表示紀念孫先生的意義，應著重紀念發揚孫文的主義思想精神人格。

拉德罕校長聽後，十分重視，常約請父親會談。

父親為闡揚三民主義創立之偉大，曾告知孫中山先生的理想，是將人類歷史上各種各別的鬥爭，歸納為三種革命，即民族革命、政治革命、社會革命，這三種革命，可以包括所有人類歷史事實，亦可以說盡人與人爭的內容。

但世界學者，都只就一種革命的要求，而發為革命思想。如盧梭天賦人權之說，專重民權運動。馬克思之共產主義，專重無產階級運動。惟孫中山先生獨能應合過去歷史行程，超越各家革命學說，而創立一個嶄新博大的三民主義——民族、民權、

民生；而民生主義，更涵蓋了一切有關社會經濟和人類生活的人民生計問題，凡所謂社會主義等理論，均包括在民生主義在內，而在解決民生問題的同時，不忽略民族問題與民權自由平等的重要性與連環性。故三民主義，實為邁向大同世界的上策等語。

吾人今日鑒於當時蘇俄在初期實施戰時共產後，社會經濟即陷於極度痛苦衰退，便急激實施新經濟政策及五年計畫的所謂修改主義；更證明民生主義之正確與共產主義之錯失。至其所倡導的所謂世界革命，更由於不問各國國情與民眾需要不需要，強以一個公式化來強迫他國貫徹施行；尤屬錯誤。至於利用世界革命之名，而遂其紅色帝國主義之實，尤堪痛恨了。

### 為圖書館命名努力

從廣東來留俄的男女同學，記憶所及，早期有榮照、陳春圃、徐瑩、李惠芳、張岫嵐、林柏生等，其他分批到達，或由其他各處前往的尚多，當開課以後，校名正式改稱中山大學，在校同學，中國國民黨籍的忠實同志，自然聯繫較為密切，而屬於第三國際及中國共產黨籍的，當然又各有其聯繫，別具用心。

猶記當時為爭取校內圖書館定名，彼此曾發生過激烈的鬥爭。我們同志主張為紀念尊仰國父孫中山應定名中山圖書館，而共產黨籍的同學，並不贊同，經過幾番爭議，始取得校方同意，定名中山圖書館，足徵當年留俄同學中，共產黨員的狹猾了。

### 留俄時期剪去辮髮

由各地來俄留學的女同學，在起程前，都先剪去了辮髮的。我因匆匆隨父親登輪，未及注意此事，仍然拖著一條大辮子，到了俄國，榮照等同學，常以此竊笑我，而我每天梳辮理髮，也自覺麻煩，既然各女同學都勸我剪去，父親也不反對，結果就請由徐瑩同學領我去剪辮子，所以我的煩惱絲，是在留俄時剪去的，這是我值得紀念的一件事。

另一件瑣事，就是俄國的風俗，我們很不習慣，如在校內的女同學浴室，是大家一同洗浴而不是個別用浴室的，因此我們女同學都很不習慣，但亦無可奈何，只有各自利用時間的方便了。

瑣瑣敘述，聊以塞責，惟於此對共產主義國家錯失的認識，與三民主義的圓滿偉大，當更加深吾人信仰奉行的決心，是所切望。